



无法实现的恋情，就像不能拥抱的彩虹。

然而看不见的星星，也依然存在于天空。

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，今后也是。

即使眼睛看不到，手指无法相互触碰。

人生一定是非常美好幸福的。

因为我遇到了最最喜欢的你。

所以——为了让相遇成为一件快乐的事，

今后也请你要幸福地生活。

即使是在我不在的世界，也请相信。

云端之上，变成天使的我正守护着你。

你哭泣的时候，天空就会下雨。

那样我就会变得无法看到你。

所以，请你一直微笑下去，成为比谁都更坚强闪耀的王子大人。

这是魔女的咒语！

七夜蝴蝶著

 吉林出版集团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第 0 章

青空·信件之章

SKY·LETTER

梦里的我，
一直都深爱着某个人。
今生今世，
我就只爱那一个人。
就算不能见面，
我也会继续爱他。



到了和白嘉绮约定的时间,恩琴依约前往,白嘉绮也极为守时地等在该处。背后还有四五个一年级的学妹。都一副激动十足的样子,“呀……”地叫起来。

“做、做什么。”

恩琴吓了一跳。

“我们都是学姐的崇拜者。”小羊般的少女之一,陶醉地说,“一进学校就能得到欧阳老师的钦点认可。”

“没错,传说的人物!晴川一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!”

“恩琴学姐,和我们讲讲在维也纳的浪漫生涯吧?”

结果恩琴被这些学妹围绕着,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走进了此前无缘光顾的大礼堂。校活动运营会的各位同学,正忙着做活动项目的检查。

和想象中的忙乱不一样,运营会的各位都是各系部的精英分子,他们坐在前排座位上讨论的样子,更像是音乐审查会的评审员呢。

白嘉绮极热情地向众人招呼:“你们看,她就是我说过的尹恩琴。”

“哈哈,让徐一鸣很难堪的那位学妹。”

“欢迎天才少女的赏光。”

大家也都很亲切地投来友善的目光。

尹恩琴不好意思地和大家分别打招呼。戴着眼镜的男生,一脸开怀地抬头:“太好了,我正要找人试线路。尹恩琴,你帮我们拉一曲小提琴吧。”

“啊?”突如其来的变故,让恩琴惊讶得瞪大了双目。

“对啊。”站在舞台上调整话筒位置的女孩子也笑着回首,“大家今天一直在商量要找人来实际演出一下,确定扩音的问题。这样才能保证实际演出的效果。恩琴你就当是彩排,帮帮忙吧。”

那群小女生也极高兴地拍手:“太好了!我们早就想听恩琴学姐的小提琴。”

不、不行啊。恩琴完全慌乱起来,她还没有练习好。虽说既然答应参加音乐节演出,就抱着即使丢人也不会逃走的心情——但、但那也是因为相信欧阳老师会找到方法改善她的状况,现在这样,突然上台的话!

“哪,尹恩琴,请你站在这里。”眼镜男学长,很认真地画下规定的区域,“我

会到最后一排收听扩音情况。”

“机会难得。”白嘉绮开心道，“不如和广播站连接起来，对全校广播吧。算是音乐节的CM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尹恩琴手足无措，没有注意到白嘉绮正从背后投来的阴暗的视线。

尹恩琴。

——没错，就是这个名字。

当年自己本该顺利拿到留学的资格，就是因为这个女人突然出现，欧阳老师才会改选了名单。

落选的耻辱，一直让她耿耿于怀。好不容易凭借自己的实力，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，那女人却在这个时候又回来了，还那么幸运地一来就夺走了乔洛的注意力。要知道，她一直都很喜欢乔洛，只因自忖着学姐的身份，加之对方身边又有个小辣椒般的青梅竹马，才一直也没有发动进攻。为什么这个厚颜无耻的女人，总是抢走属于别人的东西，还能摆出一副清纯无辜的样子来。

幸好让她无意中听到了尹恩琴的秘密，她一定要让她彻底出丑。让全校人都知道这女人如今不过是一个废物！

事情至此，越发将恩琴推向了糟糕的方向。

“可是我的小提琴……”

“没关系。”冲她举出胜利的手势，白嘉绮好像魔女那样露出了嫣然的笑容，“我已经拜托学妹，去帮你拿来了。”

这下似乎——没有退路了。

恩琴呆站在礼堂的舞台上。空旷的礼堂，围成一圈坐着的男女，这个景象像极了在维也纳参加比赛的那一天。

额头、手心，忽然流汗不止。

我果然，还是高估了自己，少女怔怔地想着。以为自己足够勇敢，可是迎着那些充满期待的视线，她却感觉到是如此恐惧。



乔洛说得都很正确，恩琴握紧了手指，点了点头。

“恩琴。”小石榴倒坐在椅子上，戴着乔洛的帽子，看起来像个可爱的小男生，“我是你的朋友哟。所以，就算恩琴有哪里表现得不够尽善尽美，我，小石榴！绝对不会嘲笑恩琴。”明亮的眼睛在卷卷的头发下闪烁着友好的光芒，“所以恩琴你不要担心，尽情地展现自己吧。”

恩琴一阵窝心。小石榴也好，乔洛也好，都尽心地帮助自己，所以她也得努力一点儿才行。

“你们还在练啊。”

教室的门被“刷”地拉了开来，气势十足的菲力，就站在门外。

“啊！奸细！”小石榴大喝着指来，整个人跳起来堵住了门，“休想探听乔洛与恩琴的演出情形！”

“谁是奸细啊。”菲力不理她，径自把目光投向恩琴，“我是来找恩琴一起回家的。”

“你和徐一鸣不用练习啊？”乔洛有点惊愕。

“哼。”不屑地冷笑了一下，银发美少年高傲地伸手，掸了掸肩膀上不存在的灰尘，“那个脆弱的男人已经在我的歌声中拜倒了。”

“是阵亡了吧……”小石榴脸色铁青。

“所以我想，我还是和你们一起练习吧。”菲力施恩般宣布。

“啊！妈妈！”小石榴立刻捂着耳朵喊叫，“六指琴魔就要来了！”

“你这样说恩琴也太失礼了吧。”菲力不满。

“我说的是你啊！求求你，有点自知之明吧！”

“小石榴。”乔洛斜视向她。

“嗯？”

“你说过喜欢我吧。”耍帅地撩头发。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危险的预感。

“拜托你去隔壁训练菲力吧……如果你对我是真爱的话……”

“他跑得可以超越刘翔得冠军……（泣）你以为一堵墙就能拦得住他惊天



第 3 章

萌动·猫瞳之章

ENERGY·CAT

宁静致远的少年，

移开面具，

在她的唇上留下印迹。

笑声如不知自何处飞来的白花，

随风散落、

洁白无比。

跑过，被汹涌的人群一挤，恩琴那轻飘飘的衣料马上从指腹间滑落。一转眼，再想追上去，竟就相隔越来越远。

恩琴在人群中随波逐流，被后面的人拥挤着，不得不持续向前。银花火树，星光斑斓。乔洛跑到哪里去了呢？

一开始还觉得有趣，因为就像小时候玩捉迷藏，可是不断分开眼前的人流，却总也见不到那个爱笑的男孩，恩琴渐渐感到了恐慌。

好像一旦分开，就会再也见不到了。

——但即使喝了几杯酒，理智也仍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事。因为乔洛绝不会消失不见，就算在这里失散，明天上学就会再见到他。

那么心中这种慌张究竟是源自哪里，她在找的真的是乔洛吗？

或是曾经失去的、其他的东西。

明明不是很冷的天，却有种冬日的错觉。

热闹的人群，让眼睛引发了记忆的误视。

是在什么时候呢？也曾有过这样的庆典……对了，那是圣诞节！眼前忽然明亮了起来，像遮着自己的纸被霍然掀开。好像瞧见了橱窗上正贴着漂亮的红色贴纸，玻璃上喷着白色糖霜。而小商贩在长街两侧摆起地摊，各色玩意儿琳琅满目，天空落下五颜六色的彩带……

尹恩琴忽然有一种心脏被直击的预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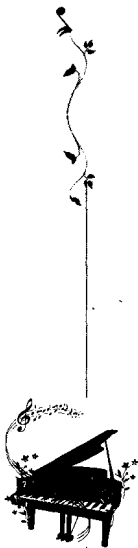
她笔直回转过头。

有个人，他清清瘦瘦，就正站在街的对面。

隔着一天一地，车水马龙。只一闪，就交错，他又再被人群湮没。身体超越了理智的管辖，在明白为何要如此做之前，恩琴已不由自主拨开人群向着他的方向跑了过去。

“恩琴——”

依稀听到了乔洛的声音，他在哪里？



胸口很慌张。

像不找到什么立刻塞进去就不行。

尹恩琴在逆流而来的行人中艰难行走，万圣节的游街队伍刚刚经过，这条街全部人都戴着面具。

身份什么的，变得模糊不清。

她只知道她正在心跳发慌奇妙得不能自己。

装饰得闪闪发亮的南瓜马车过去了，穿着洁白盛大晚礼服的万圣节皇后在笑着挥手。

尹恩琴已将一切视而不见。

她只一心一意追逐着那一抹宛若幻影的身形。

终于在长街转弯处。

她抓住了他的衣角。

等间相隔的路灯下，星子如霜，飘零如雪的光芒。面前的青年，背影高高瘦瘦。茶色及肩的长发随风飞扬，后脑捆绑着面具专用的红润绳线。

转过头，恩琴面前，便出现了一张戴着狐狸面具的脸。过长的绳穗于颈后垂悬，悠悠地打着晃。

路灯的光仿佛晴空夜雪，斩破混沌的黑暗，映照被隐藏起来的真相。而恩琴只呆呆凝望着青年那唯一暴露在面具之外耀如星子的眼睛。

它清澈如湖水，宁静若森林。

四目相向，恩琴不觉屏息。

“乔洛？”她不敢确定地小小声说。

不对。

衣服不同，体态也不太一样。乔洛要比面前的人更高一点儿，也要稍壮一些。可是眼睛……

只有这双眼睛恩琴不会认错。弯弯的，一定有着密生的眼睫，笑起来便会齐齐轻颤，让人好想用指尖碰触看看……就像风中停留在花间的蝴蝶翅膀。

面具在距离那样接近的二人之间，砰地掉落下去。



“其实……”恩琴也趁这时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大家。

“啊？真有这种事啊。”小石榴听完后大惊小怪，“我第一次认识有失忆体验的人呢。”

“你这家伙也太无礼了吧。”乔洛敲她，“别用看奇珍异兽的眼光看恩琴，假如我把你从高处扔下去，你肯定也会失忆个一两秒。要不要现在就试一下啊！”

“如果你再这样继续敲我的头，我会失忆一两年的。”

小石榴悻悻回瞪，“对了，恩琴总不会是将从小到大的事，全忘掉了吧。那可是大问题了。”

“没那么夸张啦。只是不知为什么，刚好是高中时代那三年，被忘光光了。所以啊，我现在觉得拍照片很好呢。不是有那种说法吗——就算有什么事忘记了，因为有照片作证，就能证明我的人生是真实存在于那时的啊。”

小石榴看她半晌，忽然感动得泪花烁烁。

“好！我们拍照！”

在高空缆车里互拍彼此；在旋转木马上让等在下面的男孩子帮忙拍；吃冰激凌时故意抹对方一脸然后再咔嚓抢拍！

热闹到不可思议的快乐时光像浪花般匆匆而过。

“这个时候就显现出我的重要性了。”

该回家的时刻到来，站在公交车站左后方的位置，菲力自豪地以手按胸，歪头指向被他叫来的豪华轿车。

“你难得证明了财力的重要性啊。”小石榴开他的玩笑，一屁股坐了进去。

乔洛忍俊不禁，伸手去拉恩琴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掌中的手指竟意外冰冷，乔洛诧异打量，发觉恩琴的脸色也异样苍白。

“上车呀。”小石榴在副驾席上开心地拍打车窗，“恩琴，我们去痛宰菲力，让他请我们吃饭！”



要被这双眼睛催眠了一样，恩琴忽然大力后退，涨红着脸颊拼命摇头。

“太、太近了。”

“嗯，5厘米，超危险的距离哟！”乔洛故意严肃道，“据大傻徐一鸣同志说，男女靠近到5厘米，就会怀孕。”

“讨厌，那种事我才不相信呢。”她涨红脸驳斥。

“你要是相信的话，我可就要伤脑筋了。”

他笑着抽开身，走远几步，又停下，手指蹭在鼻翼处，脚跟站定等着她。于是她的步履不觉轻盈，向他跑了过去。

在车灯不断流动的车河旁，好像背后也展开了看不到的翅膀。街边的花店正在放中岛美嘉的歌，那一首恩琴也知道，叫做《将最美丽的我……》。

.....

将最美的我抱入怀中的人，就是你吧。

命运和人呼唤着不会消失的泪水的记忆。

啊，你也在想着我吗？

我再也不会回到那曾一起经历的季节。

那些日子心不断跳着，跳得就像要跳出来了。

永恒这种感觉是爱的他，一直都在吧……

恩琴怔怔听着，不知不觉收住了脚，而乔洛也跟着停下。他们就站在那家店的门口，于是他进去轻声和店员说了些什么，然后转身。

她瞧见他那长长的半侧刘海被风吹起遮住全部额角，只有明耀如星的眼眸熠熠其间，弯睫如狐。原来他买了大束的白色海芋，密密的花朵萦绕鼻端，而他就在那大束花海间向她微笑。

“恩琴！”

突然间，他冲着她张开了手，就着那纷落的一地白花——轻柔地拥抱着住了她。

“营运委员？”他突然冷笑了一声，完全没有笑意的表情，却让阴森的寒气愈发明显。

“晴川的校营运会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这种时候还有工夫在背后对别人说三道四的人，竟然也是委员。”

白嘉绮脸上一红，知道他肯定听到了自己刚刚攻击尹恩琴的言论。今天的客人个个都大有来头，白嘉绮根本不敢得罪。心下忍不住更恨尹恩琴，她生怕自己会因此在重要人物面前留下不好的印象，当下脸色难看地离去，却也同时抱定了主意。

“尹恩琴……世界上所有的好事，不会都让你一个人占据！我今天就要让你露出真面目！”

“好多的花篮啊。”

在音乐厅后台，尹恩琴探身瞧着原本宽敞的走廊，如今已被大大小小的花篮堆积成花海。

“嗯。”小石榴在旁边进行着最后的化妆，“因为学校有很多出身世家的学生嘛，公子小姐们演出，家里的公司当然会来捧场。不过头衔才是重点！那个刘美美的花篮不是有刘家鹤的标签吗，那可是著名的指挥家呢。看到他们有关系，那些记者、评论家啊，就会因此拍刘美美的马屁。”

“原来还有这种门道。”恩琴吃惊，原来这像小山一样成行成列的花海，也算是一种无形的较量。

“对了。”小石榴忽然想到，“从来没有问过呢，恩琴，你家里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我？我爸是医生。”

“果然如此。一般来说，学音乐的人，家境通常都很富裕。相反，学画画的，就不一定了，很可能是那种清门小户的才子型。所以我们学校和旁边那所美术大学，关系一直交恶，就是这种因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恩琴无法信服。

“因为学音乐要花钱！”



“我只会嫁给杀死恶魔的那个男人”

“除魔的那个人就是我”

临国的王子

以自己

代替手下的勇士

所有二人杀死魔鬼的细节

他全都如数家珍

公主只好实践自己的诺言

答应和王子结婚

只是

王子的言谈

总让公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





第 5 章

伤疤·抉择之章

—SCAR·CHOICE—

我这个人既笨又迟钝，

脆弱爱哭又喜欢依赖人。

但是世界上有几件事我最讨厌不过了！

为了不受牵连，

连自己真正的想法都不敢呈现，

那种事我绝不会做。

事顺利，前途也晦暗不明。但是现在，突然之间，我一切又都拥有了。朋友、恋人，甚至是未来……这样完美的事情，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吗？”

“你在说什么傻话呀。”乔洛在电话那头笑她，“不过，恋人……唔唔，是在说我吗？”

“除了你，还会有谁啊？”

“那可很难说呢。”乔洛也会偶尔使坏，“比如我看菲力对你就挺不赖，别看他上女厕所，毕竟也是男儿心。”

“菲力和我不是那种感情。”

“不说这个了。”乔洛当然知道她和菲力没什么，“刚刚 I·Y 的人给我打电话了，让我们下周四去公司开会。”

“嗯！”虽然多少还有点不安，但一想到乔洛在自己身边，恩琴就露出了笑容，“只要是和你在一起，我觉得我什么也可以做到！”

“……在说什么啊。”电话那一边，乔洛的语调怪怪的，竟然害羞了起来。

结束通话后，恩琴仍觉得心里甜甜的。温柔的恋人，闪光的未来，再次成为受瞩目被期待的对象——真的可以这么幸福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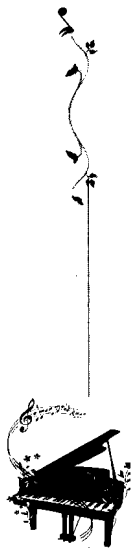
不安的时候，怀疑的时候，手就下意识地握住了胸前的项链。

——一定可以，好像它是在这么说着。

不过在这之前，还有一道障碍，它像一根刺扎在恩琴心里。恩琴之所以犹豫不决，也是因为这个。她想在周四去 I·Y 正式签约前，能单独和那位表示愿意培养她的 Opal 先生，说一些话。

翻出了上次去公司时经理人递给她名片。恩琴不安地拨通号码，请服务台的小姐能告诉她 Opal 的联络方式。对方起初态度敷衍，只让她留下名字，但在听到她报出的名字是尹恩琴后，忽然一改前态，请她稍等一会儿，接着，就帮她转接到了 Opal 的号码。

恩琴没想到这个时间 Opal 竟然还在公司，而马上就能和 Opal 说话，也超出了她的预想，一时间在电话这一头有些结结巴巴：“Opal 先生吗？我是尹恩琴。关于合同的事……”



“我真没办法继续和 Opal 一起工作，他实在太独断专行了，以为捧红了 SCDQ 就了不起。我也承认他监制的音乐是很赞，可宣传、企划、调研……哪个环节也缺一不可，会红，是团队合作的结果吧，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趾高气扬？明星本人都没有他架子大。”

“你抱怨也没用啊，我们公司基本就是靠 SCDQ 赚钱。而且，你不知道吗？他和董事长的女儿在同居呢，一开始也是小姐把他介绍到公司里的。不然他年纪轻轻，凭什么当总监啊。徐小姐爱他爱到要死。Opal 说一，她绝不说二，这回的事也是这样。突然就说要搞古典乐，也不知道到底行不行得通。签约金奇高无比，条例也完全不像话。听说是他自己拟的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真替小姐担心。”

“他可能是看上那个尹恩琴了吧，这种事我见多了。”

“哈哈，也没准看上的是乔洛。音乐行 gay 最多，Opal 又老是阴阳怪气的。看徐小姐也天天板着脸一副欲求不满的模样，肯定是不和谐。”

恩琴越听越生气，忍不住推门而入。两个正站在那里越聊越开心的八卦女完全没料到她会突然出现，一时瞪大了眼睛哑口无言。

“音乐世界确实很残酷，有才华而被埋没的人不计其数，没有才华就想出头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。不过我想，对于一直跟随 Opal 的你们来说，应该比我更清楚他的优势！”恩琴一反常态，直率地向两个女人说出自己的想法。

“如果你们真对他有意见，就当面去提！做不到的话，就请不要在背后诋毁！”

恼羞成怒，拿着水杯的八卦女阴阳怪气道：“别以为自己被签约了就可以耍大牌。”

恩琴毫不避让：“随便你这种人会怎么想我，因为你的大脑里就只有一些龌龊的事。不过，我是站在 Opal 那边的，今后再说闲话时，拜托你看一下周围！”

即便这样直接驳斥对方，恩琴仍然没法平复心情。Opal 确实是一个不好接近的对象，说话什么的，也很容易激发别人的逆反之心。他会故意用尖锐的态度面对一切，但他并没有做过什么伤害别人的事，也绝不是她们所说的





如油画般的幕布成为背景。

浓荫成翳，阳光如宝石洒落一地。

一身黑衣的少年，脸孔洁白稚气，斜横着眼睛，瞪视镜头以外的周遭。在他身前，是一袭艳红长裙的少女。少女没有微笑，表情严肃紧抿着嘴角，她的年轻及娇小，与盛装红裙成为相反的映衬。红色与黑色，在一派夏绿色的背景当中，不知为何，构织出了“命运”的味道。

“咔嚓！”

随着最后一张照片定格，尹恩琴终于长舒出一口气。一个早上不停地换衣服，摆造型，她觉得支着小提琴的手臂都麻掉了。

“手臂麻掉算什么。”乔洛嘀咕，“要我斜躺在钢琴上那张完全是考验我的腰力，我又不是女人，怎么可能那样软。”

“可那张超级漂亮。”连恩琴都想和摄影师要一张呢，少年被包裹在如花束般的白色绸缎里宛若祭品，纤细的手臂舒展在黑色的钢琴上。

“要是把那张贴在街上，十秒都不到，就会被人偷走哦。”

“啊啊，真丢脸。”

乔洛急急忙忙换衣服系好纽扣。

Opal 隔着玻璃，弯身以手指轻叩墙身，示意他们出来。

“虽然有点突然，不过正好有录音室空出来了。想让恩琴过去试音可以吗？”

“我一个人？”

“嗯，我需要分别听一听，然后找出适合你们演奏的曲子。”

“正好！”摄影师很高兴地抓住准备偷溜的乔洛，“那我们再来拍几张吧，你真是个很棒的素材。”

“啊？素材？”乔洛的脸一瞬间都扭曲了起来，哀鸣着发出“我不要”的惨叫。恩琴听着打了个寒战，忙不迭从拍摄室逃了出去。

Opal 今天难得没穿西装，改穿了件深蓝色V领毛衣，有种罕见的休闲风格，





讲究连贯，于华丽多情中带有隐然伤感。恩琴平常就不善于演奏这种带有复杂性情感的作品，更不要说《E 小调协奏曲》又格外讲究。

“手法已经很仔细了，注意感情。” Opal 提醒她。

恩琴努力收敛心神，去体会小提琴本身的旋律，让自己跟上它所表达的节拍。她拉得十分顺畅优美柔和轻盈，但无意间一瞥，却发现 Opal 脸色阴沉，正越来越难看。

“你不懂什么是感情的层次吗？”注意到她小心探询的目光，他毫不掩饰地回敬。恩琴不由收住了手，Opal 冰冷的脸色让她手足无措。

“你不曾爱过某个人吗？”

“爱？……”

“爱情不会是从头到尾都一样柔和美好，它会激烈、起伏、期盼或担忧，而这些你没有一样表现出来……”他淡淡问，“还是你所知道的感情，就只是这样而已。你所拥有的爱，就只是这种程度。”

他的话语也并不是十分难听，但迎着着他审判般的眼神，恩琴却如剜肠搅肺。

“对不起……我重来。”她马上调整情绪，重新开始。但越是紧张，就越没办法投入到小提琴所演奏着的那个世界中。

“够了！”Opal 像听得厌烦了，忽然摆手喊停，直接走了过来，接着一把扯过她呆呆不肯放手的小提琴，“别再虐待它和我的耳朵，让你注入情感，不是让琴弦干巴巴起舞。你到底怎样才能了解？不要又用车祸来当借口。”

“我没有……”

“你不是有乔洛这个恋人吗？怎么你的曲子却没有感受到你对恋爱的甜蜜与投入？”他的手支在恩琴身后的桌上，整个人呈俯视状围住了恩琴，让她有点被惊吓住。

“还是说……”他忽然眯目，眯起狭长的眼帘，在极近的距离处，邪魅地哼笑着，头也贴得更近，一直近到嘴唇蹭上恩琴的耳朵，戏谑般道，“你根本就不爱乔洛。”